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03
13 April 1977
CHINESE

第二〇〇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三日星期三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孔萨尔维先生	(委内瑞拉)
<u>成员国</u> ：	贝宁	博亚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韦希马尔先生
	印度	哈什米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基希亚先生
	毛里求斯	哈桑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里奥斯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默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皮特里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九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贝宁的控诉

按照第 404(1977) 号决议所设安全理事会派往贝宁人民共和国特派团的报告 (S/12294 和 Add. 1)

主席：按照安理会上次会议的决定，我将请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古巴、埃及、加蓬、几内亚、象牙海岸、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索马里和多哥等国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

应主席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布亚德—阿加先生、博茨瓦纳代表莫迪西先生、古巴代表戈麦斯·安萨尔多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拉·马吉德先生、加蓬代表恩东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象牙海岸代表阿克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苏里约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凯恩先生、摩洛哥代表本杰隆先生、尼日尔代表普瓦松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塞内加尔代表法尔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和多哥代表科乔维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还要通知安理会各成员，我接到莫桑比克代表的一封信，请求参加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因此我建议，按照惯例并在安理会同意下，遵照宪章第 31 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的规定，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通过。

(毛里塔尼亚)

鉴于安理会席位有限，我请莫桑比克代表先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坐位就坐，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等他要发言时，我再随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应主席邀请，莫桑比克代表洛博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人是毛里塔尼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凯恩先生（毛里塔尼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执行一个愉快的任务，热烈庆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四月份主席。现在这个世界，尤其是非洲，面对着我们认为令人忧伤的许多问题，正需要一个象你这样聪明、能干、有经验的人来指导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使其能够顺利完成，因此这些重要职责落在你身上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我们知道你一向很负责任，这种责任感保证了安全理事会的成功。

毫无疑问地，非洲今年成为国际大家庭最关心的大陆之一。这个关心当然在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活动上显得很突出。安全理事会今天正在审议的问题以及安理会自从今年年初以来不得处理的许多问题都是非洲不幸正在经过艰巨困难危机的迹象。然而过去十七年多，非洲大陆已经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不但在稳定性和一致性方面，而且特别是在各国的政治决定上表现出来的智慧方面。非洲大陆的统一前景和非洲各族人民的共同命运感，使得非洲能够防避正在引起我们这个世界分裂的各种矛盾，并且粉碎许多想重新对非洲实行殖民征服的企图。也正由于这个牢不可破的团结，才能于一九六三年在以前的比属刚果，即现在的扎伊尔共和国，粉碎由那声名狼藉的施拉姆所领导的殖民再征服企图。也正是这个积极团结才使得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粉碎比夫拉人的分裂运动而保持统一。此外，非洲大陆的

(毛里塔尼亚)

团结也使得埃及共和国和阿拉伯各国能够阻止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扩张主义野心。

这种牢不可破的连系在几内亚共和国、乌干达共和国和赞比亚共和国成为非洲以外国家出钱并指挥的侵略的牺牲者时表现得最清楚。有很多例子证明——如果需要证明的话——每当它的任一个国家受到外来侵略时，非洲总能够恢复它的统一和团结。

如果说这个统一使得非洲人民能够保障他们的一些基本利益，它却未能使得那些仍然以各种狡猾的方法继续企图重新征服非洲庞大财富的那些人沮丧。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在贝宁人民共和国首都科托努发生的事件，是一个使我们了解这种行为对小国发生严重的威胁并可引起无限危险的国际后果的好例子。如果科托努人民的勇气、决心和高度动员未能克服那个经过仔细计划而且显然以推翻贝宁现政权为目的的侵略，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这个日子很可能使贝宁人民受到致命的打击，并且成为所有非洲各民族的悲剧。对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贝宁内政的这种公然干涉，由于它所引起的坏影响和它所强加于贝宁人民身上的痛苦和不幸，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是应受严责的。

毛里塔尼亚的人民、党和政府从事件一开始就明白表示以战斗的友谊支持贝宁人民和政府。我国外交部长哈姆迪·乌尔德·穆克纳斯同志曾于二月间在洛美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重申了毛里塔尼亚人民的支持。毛里塔尼亚人民对贝宁人民的积极支持，渊源于长久以来把两国团结在一起的深厚的友谊和兄弟的感情。贝宁的损失，毛里塔尼亚如同身受，影响贝宁人民的悲剧也由毛里塔尼亚全体人民分担。

侵略军和其雇佣兵在贝宁所犯的野蛮行为和丑恶罪行构成对国际社会的一个极有力的警告现在已经到了考虑有效办法来阻止这种罪行的时候了。透过使用雇佣兵

(毛里塔尼亚)

执行殖民再征服的政策，每天威胁着新建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长久下去，影响所及将会造成一种不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气氛。这样危险悲惨的情况为什么至今还在非洲盛行，殖民再征服的力量为什么还未被解除武装，那是因为它们还能在世界各地雇到贪求惊人行动、有时并且贪求权力的职业凶手的缘故。

科托努事件有力地证明了这种侵略的本质，其目的在重新奴役贝宁的人民。我们确信，由于雇佣兵对贝宁进行侵略的结果，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一起，将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对付那些在非洲及世界其他地区行动上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真正威胁的雇佣兵。

我刚才说过，我们关心正在发生的事情理由不仅一个。我们在这个理事会所听到的许多发言，特别是非洲各代表的发言，很不幸地说中了正在暗中破坏非洲大陆的冲突。我国仍然相信非洲内部的事情，无论多么紧急和严重，都应该在非洲内部解决。有效的机构已经存在，可以为我国大陆的每一个问题找到一个保持非洲人民彼此友谊和更大利益的解决办法。

虽然安全理事会已经召开了这次会议——鉴于这个侵略的来源安理会是必须召开的——可是罢在安理会面前的一些问题应该只由非洲人自己处理。关于这一点，在联合国的非洲集团已有共同的意见。很遗憾的是，在这么多努力之后，竟有不很协和的发言，使人对非洲集团所表现的团结一致的精神发生怀疑。关于这一点，我们觉得很遗憾，尽管安全理事会特派团的报告中已有资料，贝宁认为还有必要向理事会提出一份会使我们很有耐性地就侵略科托努事件培养起来的团结力量受到影响的报告。贝宁政府对某些非洲国家元首所作的严厉指责，尤其这些指控的恶毒性，构成一种令人沮丧的先例，其后果将长久影响今后非洲国家间的关系。不管基于什么原因，我们不了解我们在贝宁的兄弟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态度。这样的态度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不利于我们所要保卫的事业，有损于长久以来使贝宁人民和其邻

(毛里塔尼亚)

国团结在一起的兄弟关系，更是非洲大陆神圣团结的致命伤。事实上，无论是安全理事会特派团的报告或是特派团所认明的文件，更不用说一个雇佣兵的声明，都不能构成某些非洲国家对于所受指责不能加以反驳的证明。由安全理事会派遣到科托努去的特派团的一些成员，起码还有承认这一点的坦率态度。

我只要引用我们的曼苏尔·基希亚兄弟在调查团访问科托努以后所作如下的谈话以为证明：

“我们受权调查的范围和可利用的时间，使我们不能证明这些文件是绝对真实的。”

他还说：

“我们的任务并不在于决定谁负责任，或提出建议，而是调查事实的真相。那是一个调查团。”

这些发言已经够清楚了。用不到我再来详细分析安全理事会的报告。

有一个非洲国家代表团的代表昨天在这儿说，雇佣兵巴·阿尔法·乌马鲁所说的话可信，因为他这些话是在完全自由情况下说的。如果安全理事会要采用这样的手续，如果任何所谓雇佣兵的任何发言都被认为一个案件的基本证据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此时此地所能说的就是：国际关系的前途不可乐观。

所谓雇佣兵无非是受贪心指使的无国籍特务分子；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破坏他们活动所在地的国家，既要破坏那些国家的内部平衡，又要破坏那些国家与邻国之间的关系。

雇佣兵巴·阿尔法对某些非洲国家所提的过分简单化的控告在这一方面是富有启发性的。对某些人来说，贝宁事件好象是一个等了好久的好机会，使他们能够

召回老魔鬼。

加蓬、塞内加尔、象牙海岸、多哥和摩洛哥这样仓卒被控受审，正足以证明有人正在利用贝宁事件尽其所能地破坏别人的信誉。我们觉得很遗憾，这样的企图居然成功到那种程度，使得安全理事会的辩论显出象我们最近几天所亲眼看到的这么刻毒。

就我们来说，我们绝不相信——事实也提供了雄辩的证据——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国家会从事组织资助、或甚至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对贝宁人民的积极侵略。贝宁人民和这些国家的人民赖以团结在一起的血缘和兄弟之情绝不允许这种敌对的态度，因为这样的态度对贝宁的后果太严重了。我们仍然以为雇佣兵巴·阿尔法的话只是一个大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使贝宁和其邻国的关系恶化，并使非洲国家彼此处于敌对地位。

因此非洲应该就贝宁事件反省，以便克服自己的弱点。非洲人民的健康与否，就看他们能不能团结一致。

如果我们常常指责帝国主义，那么，为了我们整个大陆的好处，我们必须承认还有另外一种干涉非洲内政的方式，其危险和后果并不亚于帝国主义对非洲所构成的威胁。我们每每忘记，我们固然赶走了前门之狼，却不幸地又让后门之虎溜进来了。

我们已在南部非洲亲眼看到的各种政治筋斗，以及此刻正在扎伊尔进行中的悲剧性情况，都是非洲面临着新威胁的有力见证。我们真担心，我们对于非洲最高利益的拥护也许明天就会被属于某一集团的利益所取代。

尽管非洲的情况特别使人警惕，我们还是乐观的。正如毛里塔尼亚伊斯兰教共和国总统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同志所说：

(毛里塔尼亚)

“非洲许多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很容易使我们走向极度的悲观，然而我们仍然相信人有更好的天性。”

主席：我谢谢毛里塔尼亚代表对我个人所说的客气话。

下面一位发言人是古巴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古巴)

戈麦斯·安萨尔多先生 (古巴)：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国，允许古巴代表团参加这项关于贝宁人民共和国兄弟般人民于今年一月十六日在贝宁首都科托努受到难以描述的蛮横侵略的重要辩论。

我们现在坐在安全理事会的议席上，看到一个拉丁美洲兄弟国家委内瑞拉的代表，担任安理会本月份的主席，觉得非常高兴。委内瑞拉出了一位解放者西蒙·博利瓦尔，这是它对美洲和人类的贡献。

何塞·马蒂是古巴在反抗西班牙殖民主义争取独立战争那个革命过程中的一位伟人，也是一位思想家和第二次革命过程的指导者。第二次革命把古巴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统治下解放出来，给予他们全面的和完整的主权，而且最后还由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出任古巴总统。一八八九年何塞·马蒂在专以美洲和全世界儿童及青年为对象的黄金时代杂志上，写过下面的文章，勉励后来各代要以博利瓦尔做榜样：

“有许多人失去尊严，不过也有其他的人以争取许多人的尊严为己任。

他们以巨大的力量，对那些剥夺许多人民的自由和尊严的人，进行斗争。他们是神圣的：委内瑞拉的博利瓦尔，里奥德拉普拉塔(Rio de la Plata)的圣马丁和墨西哥的伊达尔戈。

“他们解放了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他们解放了厄瓜多尔。他们解放了秘鲁。他们建立了一个新国家，玻利维亚。他们用普通的步兵打胜了大仗。将军们以无比的勇气同他们并肩作战。他们是一支年轻人的军队。世界上从来没有人为了自由比他们斗争得更多、更好。博利瓦尔虽然为了争取人类自治的权利，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斗争，可是他们为了争取美洲自由的权利，还进行更伟大的斗争。他死时贫穷但却遗留下来一群国家。相传有一位旅客在薄暮时到达加拉加斯，他没有来得及掸掉衣服上的灰尘，找到那里可以去进食或住宿，却先问博利瓦尔的塑象在那里。那位旅客只有在芳香四溢的大树陪伴下，独自站在塑象面前流泪，塑象似乎很感动，仿佛一位父亲见到了他的儿子一样。这是很自然不过的，因为所有美洲人都应该象爱他们的父亲

(古巴)

那样，去爱博利瓦尔。他们应该爱博利瓦尔和所有象他一样为使美洲变成美洲人的大陆而进行斗争过的那些人。那些人包括最成名的英雄，也包括那些只是普通步兵的无名英雄。

主席先生，我们的国家——古巴与委内瑞拉——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兄弟国家，有不可分解的联系，有由于地理、历史和对共同敌人进行斗争而形成的联系。我们都期望能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发扬方面争取进步和社会变动。我们都在第三世界各国的国际团结精神下组合起来，都反对各民族和各国家进行的任何方式的剥削和歧视。

我国代表团还感佩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和委内瑞拉政府及人民在一个恐怖主义实施残暴行为的事件上所表现的崇高的团结一致精神。这个残暴行为以一架正在飞行中的民航飞机为对象，机上乘客73人，其中包括53个古巴人，都是帝国主义和雇佣兵手下的牺牲者。委内瑞拉当局目前正在按照委内瑞拉的司法程序审判那些罪犯。

我们所以要把美洲各国伟大英雄中的某几位大概地提一下，因为他们的理想和原则在目前人类所进行的斗争中仍旧有效，而他们的事业也在联合国宪章上适当地反映出来了。同时，主席先生，这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让你这位博利瓦尔之邦的优秀国民知道，以你的经验、声望和才干，以你作为一个战士的经历和你闻名于世的理想，我深信安理会四月份的工作在你的领导下一定能够顺利完成。

我国代表团支持贝宁人民共和国代表博亚同志，代表以克雷库总统为首的贝宁人民和革命军事政府对于一月十六日外国雇佣兵侵略该国行为提出的控诉雇佣兵获得国际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支持，攻击贝宁首都科托努，侵犯了贝宁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造成了若干死亡和很大的物质损坏。

贝宁人民共和国，北面与尼日尔接壤东北面与上沃尔特接壤，西面与多哥接壤，南面濒临几内亚湾，东面田比迅尼日利亚。它有居民三百万人，46个种族集团，其中主要的是方族、约拉巴族、艾德贾族、萨里巴族、索姆巴族和普尔族；

(古巴)

正式语文是法文，但也使用几种方言。贝宁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家，约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民住在乡村。虽然克雷库总统的政府作出若干努力来促进工业活动，但橄榄油仍为该国经济的最重要产物。多国油公司，如壳牌、英国石油、德士古、飞马、阿吉普和其他都已收归国有。该国面积为112,622平方公里，首都是科托努。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六日，陆军在克雷库先生领导之下消灭了达荷美王国这个旧殖民地所遭受可耻的剥削、贫穷和歧视情况。这个殖民地于一九五八年宣布了它的共和国地位，并于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宣布该共和国脱离法国而独立。我暂时不提它对殖民制度进行的长期斗争。

在全国革命会议的领导下，贝宁采取了一个新的路线。全国革命会议是由陆军、工会领袖、青年和妇女组织各代表组成的。在短期间内，该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都全部改变了。由青年官员克雷库领导的政府，和罗得西亚及南非等反动政权断绝了关系，同时，还决定和该地区各进步政府——几内亚、阿尔及利亚及其他——加强合作，并扩大它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经过将近一百年的殖民统治和十一年在外人影响下的共和政体之后，目前的贝宁人民共和国已找到了恢复尊严的方法。贝宁是选择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来进行国家的重建的和善后的，但是这一道路并不能完全免除殖民主义者和那些反对国家最高利益的其他势力的侵略行为和危险。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在阿博梅的亚布罗方场——这是一个使人想起伟大文化和想起抵抗外人统治的古老遗址——集合的人民面前，克雷库总统宣布要以科学的社会主义原则为根据，来建造一个新社会。那是克雷库总统争取国家领导权运动胜利的第二周年纪念，他在那个场合里痛斥反动份子的渗入，全国革命会议，企图阻滞国家政治的发展。他还宣布必须把那个机构改变成一个革命的政党。

第二年，在一个按照新订目标以收回国家资产把过去垄断事业收归国有以利进行多种行政改革为目的的运动里，贝宁人民革命党成立了；党的目标是在促进了解

(古巴)

该党的思想，并动员大众，使他们能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

我所以要把贝宁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作一简短分析，是因为从这一背景来看，并从越南、柬埔寨，老挝英勇人民为了他们的国家和社会解放而进行正义战所取得的历史胜利，从几内亚比绍、佛得角、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战斗人民的获得独立，以及从古巴——美洲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可以改变地实行社会主义那些事实来看，都证实我们所处时代的主要特征，就是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在这个革命运动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一般性危机正在加深，殖民制度正在崩溃，新殖民主义必趋灭亡。

而面临着这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运动，国际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反应是不顾一切的，象它们在贝宁所做的那样，侵犯人民的和平及主权，并且违背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各项规定，想把正在非洲丛林地带蔓延以解放遭受奴役、歧视和剥削的非洲大陆为目的的革命扼杀住，同时还想把非洲再度加上殖民主义的枷锁，使非洲再度成为一个原料和财富的供应地。

我国代表团非常仔细地审议了按照理事议第404(1977)号决议设立的安全理事会特派团的报告。该特派团曾到贝宁共和国去，彻底地调查了本年一月十六日在首都科托努发生的事件。

我们不想详细讨论这个篇幅繁多、引证丰富的报告，因为其他代表在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已经这样做了，可是我们得说明一下，所作的陈述和所提供的证据和证明，都是符合特派团所作的结论的。他们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有助于确立侵略的定义并表明那些直接负责的人们，也有助于说明国际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战略，及其如何利用外国雇佣兵，对那些想从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剥削、附庸、歧视和发展不足种种情况下解放出来从而争取较好生活的人民，进行侵略行为。

我国代表团对于安全理事会特派团的成员——来自兄弟般巴拿马并和国并担任特派团主席的伊留埃卡大使、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的曼苏尔·基希亚大使和印度的拉梅什·马利先生所做的工作，要向他们表示赞扬并祝贺。我们认为他们所写的

(古巴)

是一份诚实的、正确的、有价值的报告，用途很大，将有助于安理会通过一个明智和公正的决议。

我国代表团团长阿拉尔孔大使同志今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安理会就制裁南非问题进行辩论时所发表的声明中说过：

“对安哥拉、莫桑比克、赞比亚和其他非洲国家的继续挑衅、种族主义政权对起义人民的肆无忌惮的镇压，帝国主义代理者对雇佣军的招募和部署，在在构成对于整个独立非洲的威胁，必须采取坚强有效的行动来对付这种威胁。

(S/PV.1999，英文本第11页)

参照在辩论时所分析的事实以及目前安理会所有的各种文件并鉴于以前他非洲人民遭受同样侵略行为时，他们在争取解放和主权的斗争后进行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根本变革，来增进人民利益和打击外国剥削，因此古巴代表团想要指出，从这次对贝宁人民共和国狡猾地进行侵略中，可以清楚看出反动政权是有同谋关系的，它们作为战略的一部份，正在非洲的那些地区发动帝国主义的进攻，并对那些争取独立的兄弟般国家进行各种侵略行为。

贝宁事件是国际帝国主义那种战略最新近的一环，而一再采取使用外国雇佣兵的策略，是一件使人惊恐的事项，非由国际大家庭尤其是联合国各机构采取适当行动来对抗外国雇佣兵活动破坏各国和平、主权及领土完整，并且公然违反了宪章的各项原则。

对于外国雇佣突击队持续地向那些已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的人民进行侵略行为。许多国家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把外国雇佣兵在世界侵略舞台上所占有的范围和重要性公开加以揭露的时候了。为了消灭这种侵略，不久应该制订一项国际公约，以期抵制外国雇佣兵的使用。

狡猾、虚伪、外国雇佣兵使用的方法以及帝国主义新闻界为了蒙蔽那些不正当行为而发动的宣传，都遮盖不了这件事是由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侵略所一手造成的。

贝宁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以及非洲和全世界已将自己解放出来并为群众争取独立

(古巴)

谋求福利的所有人民，都会得到而且永久会得到社会主义和不结盟国家以及国际进步运动的广大和坚决的支持。

我国代表团要对贝宁人民、人民革命党、全国革命会议和以克雷库总统为首的革命军政府表示祝贺，因为他们不顾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外国雇佣兵的侵略，勇敢地进行斗争并击溃了敌人，从而对正义、和平及人民主权的保卫作出了贡献。

鉴于特派团报告中所提供的大量证据以及贝宁人民共和国政府报告中所载入的各项事实，并鉴于外国雇佣兵在国际帝国主义和反动力量明显参加的情况下，从贝宁领土以外得到指导和武器，来从事武装侵略以便达到他们颠覆合法政府那个毫无疑问的目的，因此，主席先生，我要代表古巴代表团请你现在主持的安全理事会，立即通过一个适当的决议，谴责一切对武装侵略负有责任的势力，并责成他们永远制止外国雇佣兵的活动，不再侵犯非洲和全世界那些已决定自行创造前途的人民。

此外，也应采取适当措施，按照贝宁政府和人民提出的要求，对其所受的物质损失予以合适的赔偿。

主席：古巴代表提到思想家和我们人民斗争先驱的西蒙·博利瓦尔也提到何塞·马蒂、伊达尔戈和圣马丁，我要向他表示感谢。他还提到佩雷斯总统和古巴与委内瑞拉之间的亲切关系，尤其还对我个人说了一些友好的话，我也要一并谢谢他。

(印度)

哈什米先生 (印度)：主席先生，首先我们要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四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们相信在你执行你的任务时，你将表现出智慧，尊严和远大的目光，实际上，你已表现了这些美德，我们大家都已在你身上见到。我几乎不须再说什么了。我们和贵国委内瑞拉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作为委内瑞拉的代表，你获得这个崇高的殊荣，使我们倍感欣喜。

我们也要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在主持三月份的讨论时所表现的态度，表示激赏。在他在这儿的很短时间内，他已无懈可击地证明了他的勇气，能力以及清晰的见识。我们祝贺他在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的任内，万事如意。

我国很荣幸地获选为安全理事会根据其第404(1977)号决议派往贝宁人民共和国从事调查的特派团的一个成员。我们要对特派团主席巴拿马的伊留埃卡大使的英明领导以及他和利比亚的基希亚大使所表现的协同工作精神，郑重地表示感激。我们很高兴有那个机会能够对促进一件对于若干弱小的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的事业，作出一点贡献。让我也借这个机会向所有那些慷慨地夸奖我的同事特派团团员拉梅什·马利先生的人致谢。

就安全理事会派往贝宁人民共和国特派团所提的报告而言，巴拿马和利比亚大使已在他们的发言中能干而深入地谈到了它的各个重要方面。我们现在只想要重申特派团主席在介绍这份报告时说过的话，也就是说，该报告第141—145段所载的结论是代表特派团团员的一致协议。我们相信特派团在寻求有关一月十六日在科托努发生的事件的事实时，是以客观的公事公办的态度执行它的任务的。现在调查的结果已摆在我们的眼前，听凭联合国的最高机构安理会来讨论特派团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各点并达成一个适当的决定。

我们同法国代表一样，期望安理会将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来审查这份报告，因为如果采取任何其他方法来审查这份报告，就只会使我们脱离我们共同的目标。我

(印度)

们很高兴地注意到，到目前为止，所有参加辩论者都一致谴责一月十六日的事件，除了偶而有激烈地维护各自的观点的情况爆发外，也都避免恶毒的讥刺与争论。

正如我们已提到的，这份报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关于组成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降落在科托努的攻击部队的人员。我们很兴奋地注意到法国常驻代表的保证，说是一个根据法国国内法而展开的关于这份报告提到的文件所引起的各点的调查，已在进行中。我们同样高兴地从塞内加尔常驻代表的发言中知道，塞内加尔政府已进行调查贝宁军队自一月十六日逃走的攻击部队中捕获的俘虏巴·阿尔法·欧马鲁的案件。其他能够对于报告中提到的任何事件或人员提供线索的国家请帮忙将这类情报提供给安理会，这会帮助我们充分阐明这个不幸事件的奥秘。激于义愤或无辜受害很可能引起不平之鸣，但却不能代替客观考虑支配下的负责而有建设性的探讨。

我们认为，安理会达成的任何决定都应具备以下的因素。

第一，它应该明确地谴责贝宁人民共和国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所遭受的侵略行为。

第二，它应重申对雇佣兵之攻击那些期望能够不受干扰地在和平敦睦的情况下谋求发展的弱小无助的国家表示憎恶。安理会过去已通过决议，谴责使用雇佣兵的行为。但那并没有阻止在冲突中，特别是在非洲发生的冲突中使用雇佣兵的行为或雇佣兵的活动。或许现在是我们考虑在各自的国内法律下禁止征募和使用雇佣兵以及用任何形式帮助他们的时机了。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真心诚意要对付这个威胁的话，只有国际上的联合一致的行动才能有任何价值和成效。

第三，由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那次明目张胆地侵犯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无缘无故的武装侵略，贝宁受到了很大的损伤。在我们大家同情它所遭受的物质与

军民的损伤时，我们认为世界大家庭有义务以更具体的行动来表达我们的同情。在一九七七年四月五日的 S/12318/Add. 1 号文件中，贝宁政府已概略指出一月十六日在科托努发生的事件使它遭受的损害的程度。联合国各会员国起码应该慷慨捐助以减轻贝宁所受的痛苦。我们认为这样作是把我们的义愤与同情用具体的物质表达出来的最佳途径。

我们相信具备以上各点的决定会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也会增加安理会的声望。实际上，我们期望安理会至少要作到这个地步：所要求的是最起码的了。我们希望安理会将以符合其任务与职责的态度去行动。

主席：谢谢印度代表对我的夸奖。

阿洪德先生（巴基斯坦）：我感到非常高兴能够在此祝贺你担任四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们毫不怀疑，在你明智能干的领导下，安理会将有效地处理半月议程上的困难项目。

巴基斯坦和委内瑞拉都是第三世界的国家，有共同的取向和相似的看法，并已在许多不同的论坛上互相合作。在执行你的任务时，你可以确信在这儿会得到我们的充分合作与支持的。

我也要借这个机会郑重地向安德鲁·杨大使表示感谢，上个月他那样能干地主持安理会的讨论，显著地表现了他的活力与爽直的特征，这在他就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之前就已经有口皆碑了。

安理会现在要进行审议它在二月根据安理会第 404(1977) 号决议派往贝宁调查贝宁提出的控诉的特派团所提的报告。我国代表团要向特派团团员——巴拿马的伊留埃卡大使，利比亚的基希亚大使和印度的马利先生——表示深切的感激。在伊留埃卡大使能干的领导下，他们谨慎小心地执行了指定的任务。

(巴基斯坦)

交给特派团的是一个困难的任務，它的報告充分說明了安理會對它的信任是正確的。

我們知道特派團訪問了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發生事件的地点，听取了一些目擊者的證詞，包括一個被俘的俘虜的證詞，並仔細地審查和記錄了所有能夠得到的證據。

雖然特派團在其報告中指出：

“由於其任務範圍和執行時間所限，不容許它進一步調查並證實該名俘虜關於這些事項的證詞”(S/12294, 第145段)，它還是依據所獲得的證據，達成了某些有意義的結論。

第一，

“貝寧人民共和國受到……武裝攻擊”，(同上, 第141段)

其主要目的看來是要：

“推翻貝寧現政府”。(同上)

第二，

“貝寧的領土完整、獨立和主權受到來自該國領土以外的入侵部队的侵犯，就這一點來說，……貝寧受到了侵略。”(同上, 第142段)

第三，

“……大多數攻擊部队不是貝寧國民，參與這次行動是為了發財因此是僱傭兵。”(同上, 第143段)

第四，

(巴基斯坦)

“也可为类似目的对无力自卫的小国进行类似的行动”。(同上,第144段)

特派团的结论需要安全理事会仔细审查并采取适当行动。安理会在二月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曾说过,弱小和中等面积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在第三世界的国家,

“必须依靠各国维持正常关系和尊重国际法来保障它们的安全。”(S/PV.1987第11页)

整个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履行《宪章》第一条所规定它的主要任务,即: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

特派团在其报告中作了结论说,由于今年一月十六日科托努的攻击事件,

“……贝宁受到了侵略。”(S/12294,第142段)因此我们审议的是一个会员国受侵略的案件,安全理事会必须予以强烈的谴责。

此外,由于“大多数攻击部队不是贝宁国民,”而是雇佣兵,我们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对付这个继续存在的罪恶。

巴基斯坦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在重申其第239(1967)号决议时,应呼吁各国保证不让它们的领土以及人力和物质资源来作为征募,支援与维持雇佣兵之用。这些雇佣兵看来特别是要在非洲为他们的非法活动找一块沃土。

我们支持一些同事在这次辩论上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建议,认为反对雇佣兵的国际行动应在一个永久的基础上展开并使其制度化。我们觉得现在是制定一个有关这个问题的公约并谋求普遍适用的时候了。

一月十六日的攻击事件,直接使贝宁遭受到相当大的生命和物质的损失。因

(巴基斯坦)

此迫切需要使贝宁能够弥补物质的损失并对不幸的生命丧失提供补偿。 巴基斯坦代表团认为整个国际社会应救助贝宁，帮助它弥补其经济和人民所遭受的损害。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重申我国对非洲年轻而奋发图强的国家的一贯友谊和同情。 我们也有它们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題，我们也了解它们要求不受干扰地按照他们特殊的环境以及它们认为最适合它们情况的社会制度去追求那些目标的愿望。

如果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歧意见会导致它们之间的分裂不和，我们应认为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 非洲的统一对于南部非洲战场上为争取政治解放和种族平等的艰苦斗争而言，是必要的。 它也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我国代表团希望，成为我们现在的辩论题目的事件将不会削弱非洲统一的结构，相反的，将会提供重新努力予以加强的机会。

主席：谢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国和我的夸奖。

贝宁代表要求在这个阶段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贝宁)

博亚先生 (贝宁) : 主席先生, 我国代表团愿对你主持这次辩论的方式表示满意。

某些代表团一直试图将我们的讨论引入其他方向, 这正显露了一种荒谬的战略。这种战略是由帝国主义和其走狗为了掩饰真相、隐瞒它们对爱好和平的贝宁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而设计出来的。我国代表团谴责这类拖延战术, 这是不会对它的策划人带来什么好处的。

不过, 我国代表团也愿对安理会积极支持辨明真相和寻求该次侵略行为的一切原因所作的努力, 表示欣慰。根据我们迄今为止所听到的各国发言, 理事会显然做了一件特别有用的事, 那就是派遣特别调查团到贝宁查证我在二月七日向本理事会列举的各项事实。

幸亏所查的证物和证言确凿无误, 现在终于确认: 贝宁人民共和国是遭受了一批雇佣兵所发动的武装侵略行动的受害者, 贝宁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受侵害, 发生在贝宁的事件是干涉贝宁内政的恶例。

我们迄今为止所听到的各国代表的发言, 都已认识到并严厉地谴责这种侵略行为, 对于这次事件的发生现在已不再有任何怀疑了。这种一致的认识鼓舞了贝宁人民进行民主的、大众的革命, 也鼓舞了全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

帝国主义和它的无耻走狗刚刚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吃了一个很厉害的败仗。不过, 帝国主义和阿谀奉承的走狗是不愿接受这种失败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们现在妄图挣扎, 不顾任何逻辑, 运用空洞无意义的言辞, 力辩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所发生的殖民复辟军事行动要不是圣灵的意旨, 就是贝宁事前安排好的行动, 它们有时描述这种行动滑稽可笑, 有时比滑稽可笑更加幼稚无知。

帝国主义和其走狗也曾试图用喧闹的、歇斯底里的论战, 胡扯跟议程项目完全无关的议题, 来转移安理会的注意力。它们为什么采取这种战术呢? 隐藏在这种明显的战略背后的企图是什么呢? 现在, 既然已经证实的确有过对贝宁进行侵略的行动, 而雇佣兵仅只是工具而已, 那么我们就必须认定的确存在着真正的侵略者。

(贝宁)

我国代表团全神灌注地倾听了某些代表团的发言。我们特别注意法国的发言，而尤其注意多哥和加蓬的发言。我国代表团认为从容沉着地回答这些发言中的某些部份是它神圣的国民义务。

我国代表团认为当一国人民受到指控时，起而答辩，是完全合理的事，不过我们断然不能接受我们所听到的那种歇斯底里式的论辩，其内容幼稚可笑、枯燥无味，而装腔作势，混淆黑白，运用这种空洞的言辞是决不会对辩论中的问题有任何积极的贡献。这个问题是如此的重要，它的任何反响可能触及每一个人，因为在邪恶的势力运用雇用兵来侵犯无自卫能力的小国的独立的情况下，谁也不会真正感到安全。

在进一步讨论问题之前，我国代表团愿意提醒安理会各理事国，贝宁不是以被告的身分，而完全是以原告的身分、坚信本案的合法性而来出席安理会的。因此，如果在这里我们指控任何人，那决不是未经深思熟虑、未经全力调查或未考虑到由许多委员会和特派团到科托努武装侵略现场所作的无数调查的。这种程序是与革命原则相一致的，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因此，我们不是在做无理的控诉，我们的控诉都有可靠的根据，都能客观地查证验证。

表明了这点之后，我国代表团愿意一般地就几个国家的代表团所说的几个共同之点行使答辩权，这些国家多多少少参与了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对贝宁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动。

有些语句被人引用得很多，其实是滥用，诸如“剧情的安排”，“伪造文件”，“所谓雇用兵的那一个黑人”，而且还是“几内亚人”，据说在他身上施加了压力等等。人们还提到“外国居民和贝宁国民的被篡改了的证据”，因为“这些证人”据说“也受到了类似的压力，不许采取与官方相左的立场”——由这种发言可以推测这几位先生对于侵略贝宁这件事有相当可靠的消息，但却拒绝把这些资料交给安理会。也有人说，这次行动只是由某些莽汉为了冒险刺激而发动的，或认为这次行动只是一群强盗闹着玩的。所有这种论调，都是为了证明这次行动仅仅是某

(贝宁)

些人为了个人的理由而发动的，并没有任何人在背后支持。他们想骗谁呢？如果这次行动成功了，谁能从这批所谓的冒险家所犯的罪恶里获得益处呢？明显地，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在自相矛盾的情况下，智穷计尽地想隐藏它们对贝宁人民所犯的罪恶，而贝宁人民却彻底地揭露了它们的面目。

这种由那批主谋和从犯用来隐蔽事实真象的愚蠢卑鄙的战略是不会成功的。其背后的企图是对贝宁人民最大的侮辱，贝宁有足够的理由指控那些妄图转移安理会对它目前讨论的问题的注意力的国家。

实际上，不论是把这种行动视为个别冒险家的单干独行，或者是进行侵略的主谋和从犯一直要让世人相信的捏造消息，都经不起任何合理的逻辑分析。用那一种花言巧语可以证明贝宁人民从巴黎和从非洲的一些首都招募了一批白人和黑人冒险家来对贝宁进行侵略呢？贝宁人民策划阴谋来打击自己吗？为什么？

据说贝宁人民本身造成了这么重大的损失，只是为了要能够对一向和他们保持着友好互利关系的国家进行攻击，表示恶毒的高兴？据说贝宁中民捏造了一个俘虏，一个几内亚籍的雇用兵，名叫巴·阿尔发·欧马鲁？在持迷不悟、造谣生事的人的眼中，据说贝宁人民策划了整套阴谋，发动了武装冲突，残酷地屠杀它英勇的子弟，然后举行国葬，怀念哀悼？这真是荒谬绝伦！

据说贝宁人民策划了一套阴谋来损害它自己的经济，使行政工作瘫痪麻痹？这真是笨到极点。如果能够捏造一个巴·阿尔发·欧马鲁，依照造谣生事的人所使用的同一逻辑，有什么原因制止我们捏造十个或二十个呢？请容我对这些词穷理短、造谣生事的人说几句话吧！要是巴·阿尔发·欧马鲁是贝宁人民捏造出来的，那么会见过他的各个委员会和调查团应该已经把这个骗局拆穿了。这种骗局也许正在别的地方进行；不过在我们国家贝宁，我们的人民是深信真理的。

现在，这些文件的真实性如此轻率地遭到了怀疑，我愿引用我在四月六日发言中的一段话，明确地回答任何有关这些文件的真实性的问题：

(贝宁)

“现在，侵略的真相已经百分之一百地证实了——物质的损坏、双方的各有死伤、佣兵遗弃的武器和军火，被俘的佣兵以及其他各方面的证据——如果有人还认为是贝宁人民故意栽赃，那就是天生的存心不良了。

“如果有人认为贝宁人民共和国捏造了吉尔贝·布尔任中校或西·萨瓦尼的国民身分证，那不是幼稚便是真正的存心不良。如果有人认为贝宁人民共和国伪造了那些受雇的凶手，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袭击科托努的佣兵们的银行帐户号码、飞机票、姓名和地址，也一定是存心作假。

“反动派和新殖民主义者所害怕的，以及使得帝国主义阵营及其非洲走狗们手足无措的是贝宁握有足以彻底揭露帝国主义对非洲作殖民主义再征服的全部狰狞阴谋的重要文件。经过各个不同的委员会和调查团进行了审慎的调查之后，要想以怀疑文件的真实性的方式在世界人士的心里制造疑问是徒劳的。”

(S/PV. 2000, 第13至14页)

然而，不得不叫人怀疑为什么需要用这种可鄙的手段来逃避责备。为什么有这种不真诚的态度，不承认事实，和这种优柔寡断的行为？这是一个贼喊捉贼的例子。这些受到指控的国家的代表还是在手段运用方面含蓄一点的好！

现在，事实具在，证据凿凿，难以在挥动一阵魔杖之后就消失于无形，也难以忽视不顾。这些事实至为明显，不得不叫人予以正视，并也暴露出一场重大的政治丑闻，把某些国家不名誉地牵连在内。有些已经到达安理会的代表团所发表的公开否认的声明，除了令他们自己满足外，实在是无理取闹，毫无意义。这些公开否认的声明还带有威胁或恫吓的意味，不过都做得非常愚蠢荒唐。这些举动对这次辩论都不会有积极的贡献，而这次辩论，我愿再次重复，贝宁认为是极为重要的。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目前阶段为了某些国家的好处有必要详细地说明几点，以避免任何误解，并使安理会能在平静、客观和负责的气氛里继续进行讨论。这是象安全理事会这样重要的一个机构应该具有的特征。

(贝宁)

我国代表团已经注意到法国代表有关吉尔贝·布尔任的发言，他是法国雇佣兵，指挥了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攻击贝宁的侵略行动。如果法国雇佣兵布尔任——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指证他——照所说的，不在法国陆军服役，那么也许是在警察或其他法国组织任职。无疑的是，法国代表并未否认这个指挥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对科托努进行武装攻击的雇佣兵的存在。那么谁是吉尔贝·布尔任？这个由贝宁清清楚楚提出来的问题，从至今所得的答案来看，仍然是一个很正当合法的问题。

同样地，法国代表提到法国已经对离开法国、前去攻击科托努的雇佣兵进行调查，他对贝宁政府至今未曾通过双边渠道与法国政府接触，向它提出这方面的控诉，表示遗憾，我实在感到惋惜，不得不对法国代表团说，有鉴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叫人难以明白为什么法国当局必须等到通知以后，才与贝宁合作来解决使一爱好和平的友好国家陷入举国哀痛的重大事件的迷离背景。我必须在这里声明，全世界的一切友好国家，在得悉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的侵略行动后，都立即向贝宁表示了它们的支持。

我们应该把每一个人拥有的宝贵资料汇合在一起，以便能客观地了解有关这件丑事的全部事实，这件丑事不多不少就是殖民复辟行动。贝宁政府愿意把它所了解的实情公之于世，因为贝宁没有什么秘密要隐藏，而且贝宁愿意把它向安全理事会公开，由国际社会与我国政府共同审议这件事。我们愿意心平气和地对法国代表团说，基于你我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使贝宁人民感到可希望法国当局在安理会里真心诚意的合作，尽可能地揭发这次侵略行动。

正如我早先所说的，我愿特别回溯加蓬和多哥代表的发言中的某些部分。加蓬代表意外匆忙地于一九七七年四月六日在安理会做初次外交发言。我们这位来自加蓬的兄弟似乎应该在对我国发动这种歇斯底里式的攻击前从容不迫地看看我的发言。

我要明白指出，加蓬代表所提出的那些论调，说什么事先安排好的行动、捏造

(贝宁)

的计划、据称伪造的雇佣兵、贝宁证人和外籍证人受到压力等等都是巴黎亲帝国主义报纸和假非洲人报纸早已过时的陈腔滥调。为什么象学童一样奴性十足地复述《青年非洲》和《世界报》上笨拙的故事呢？让我们至少有点自尊心吧！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以来，我们一直听到同样的老歌老调，想掩盖事实，散布各式各样有关我国的谣言。

从那时起，我国逐一反驳了这些论调。今天，各式各样的反动派和为它们服务的报纸，作茧自缚，不得不承认现有许多报告中的各项事实，这些报告是任何人都可查阅的

所有这些混淆的、幼稚的论调只能令我们发噤。这些论调显示出在企图推卸责任的时候，他们对于审查文件和衡量论点是多么的草率，多么的匆忙。

最后，加蓬代表也提到一些多方面援助和友好的合作，他说这些是无私的。为了加蓬代表的好处，我愿在这里说明，我国政府欢迎所有双方互利的合作形式，不过，贝宁主要是依靠它自己的资源来促进发展。而且，加蓬代表所提到的合作和援助并不是单方面的，他所代表的加蓬政府必然知道。站在高处空发议论是相当危险的。

对我国而言，合作必须是真诚的、不是别具用心的，贝宁从未向别国要求过施舍。贝宁需要的合作，不论是双边或区域的形式，不能有政治压力，并且它也要互惠的利益。

我现在想请加蓬代表告诉安理会，法国雇佣兵吉尔贝·布尔任于一九七六年八月三日签字的征聘契约第02327/MFP/R.A.是不是伪造品？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布尔任的私人证件在科托努机场干什么呢？也许他那天来科托努旅游，又正巧遗失了证件。假如确是实情，他为什么不象在阿比让遗失摩洛哥签发的驾驶执照时一样，作出适当的声明呢？同样地，加蓬代表敢说，以法国雇佣兵布尔任的名义在利伯维尔的加蓬和卢森堡银行所开的35-025020T号帐户也是伪造品？我愿特别提请加蓬代表注意，所有有关法国雇佣兵布尔任证件的影印本都可在讨论中的报告的附件六里找到。

(贝宁)

我现在愿对多哥代表说几句话。当他昨天结束发言时，多哥代表显然对他所做的表演非常满意。昨天他是非常的高兴，因为当他给了一段内容矛盾、无理取闹的导言后，他说，安理会将会记得，他得到多哥政府明确的指示，要他在一片扑朔迷离的辩论中发言。我说他昨天是非常快乐，在条理这么清楚的辩论中，用了几页发言稿来叙述联合多哥和贝宁的各项地理因素和历史因素，并且也用了一长段文字描述有特出品质的多哥埃亚德马总统，据多哥代表说，这位总统时常出游。请允许我说，多哥代表的该次发言根本不对题。

然而，为什么多哥代表故意避免不谈我们面对的问题呢？为什么我们这位奇怪的兄弟对于如此侮辱贝宁人民显得那么高兴，而不来帮助贝宁人民清理围绕着他谴责的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事件四周的谜题呢？为什么这位奇怪的兄弟给我们一种印象，好象从来没有读过特派团提供给他的重要文件呢？任何一个密切注意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科托努行动的人，可以对我国军队的英勇表示恶意的怀疑，查问雇用兵怎么能乘飞机逃逸吗？为什么我们这位奇怪的兄弟含沙射影地说我们向国际社会讨了六十亿美元，来抹黑贝宁人民的名誉和贝宁人民的革命呢？为什么对贝宁人民和它的革命那么悲愤莫名呢？仅仅因为我们所谓的兄弟试图使我国人民放松警惕，遭到了完全失败吗？

我国代表团很想逐点回答多哥代表的侮辱。不过我们决定不那么做，因为我们很快发现他是一个颠覆阴谋分子，我们也不愿消耗安理会成员的耐心和浪费他们的时间，而且，这么重大的政治事件也决不应该就让一连串的侮辱淹没了。

不过我们要这么说：如果多哥代表接获有清楚明白的指令，要他在安理会里用如此下流的字眼、如此蛮横地攻击贝宁人民，我们认为多哥的领导人对所有这种不经思索的言辞攻击，应负全部责任。那些抗拒历史为帝国主义和非洲政治殖民复辟的恶毒政策服务的人，必须担负无法逃避的背叛人民的责任。

侮辱是弱者的行为，也是内疚的坦白。贝宁人民共和国保留它在以后适当的时机回答所有这些侮辱的权利。

(贝宁)

此外，多哥代表昨天说：

“贝宁堕落”——他说“堕落”——的负责人自以为聪明，导演了科托努这出闹剧，向天下宣扬了他们的卑鄙伎俩和政权内部的明显散漫情况，为此我们感到遗憾。”(S/PV2002, 第22页)

如众所周知，多哥代表事实上是代表多哥政府当局发言，贝宁高兴地能首次看到在伪善的面具后面，多哥当局对从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以来在我国发生的革命的真正看法。我们现在了解多哥的统治圈子所发动和继续的反对科托努人民反帝政权的许多不友好的、不亲善的行动和仇恨的意义了。我们的怀疑和指责是有凭有据的。多哥的统治圈子强烈地反对我们继续进行革命实验；因此，他们成为我们主要的敌人所指派的帮凶。

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的侵略行动以后，贝宁现在知道它所处的地位。不过，我们再次重申，事实具在，我们要根据这些事实，而不是根据其他任何东西，进行讨论。一个人如果要摆脱罪嫌，并不需要采用这么笨拙或甚至是滑稽的方法。

对加蓬和多哥代表说明这点后，我愿再说其他几点。

我国代表团尊重所有非洲国家的首脑，并强烈抗议对几内亚首脑的侮辱。任何非洲代表——不论是大使或常驻联合国代表——都无权用这种无礼的言辞来描述任何非洲元首。那些使用这种办法的人是毁损非洲的统一。就是这批人制造仇恨，并由此随时对颠覆分子大加援助。

几内亚和贝宁已经建立了坚强的反帝阵线。非洲的敌人试图打击这条阵线的一切努力必然遭致失败。这是清楚得很的。

我国代表团敢大胆地希望，在我对于有人故意将恶毒的题外话引入这次讨论，企图制造混乱的用心加以揭发后，每一个人都会真诚地知道事物的真象。我国代表团期望能诚恳地讨论有关侵略我国的问题。

所有爱好和平和安全的国家必须为真理而工作，并且只是为真理而工作。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国代表团愿意清楚地表明它严格遵守非洲集团达成的共同意见，非洲集团已经适时地收到非洲统一组织二十八届部长理事会的训令，要以团结的精神在安理会的辩论中支持贝宁。

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六日我国代表团的发言中，并未列举参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天的侵略行动的非洲国家的国名。然而，为什么随后贝宁又将我国的报告提供给安全理事会呢？

明显地，以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分发这份报告是非常正常的事，并且这也表示贝宁当局对当时在科托努的特派团的成员信守诺言。换言之，要是这份文件提出得早一点，就可能成了讨论中的报告的附件，同时发表了。

贝宁最高当局到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二日才批准这份文件。它在革命之声再三播出。全文也刊登于国家报纸《Ehuzu》。因此，它已经成为一份公开的文件，在全非洲分发。所以，我们倒底犯了什么大不敬罪呢？人们倒底要我们相信什么呢？

正好与有些人要安理会相信的相反，贝宁全心全意地为非洲统一出力；为战斗的、积极的、冲锋陷阵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出力；这种统一使非洲的独立免于各种威胁、统治和侵略。

贝宁完全相信讨论中的各项事实和各種文件。我们要向敢于提出反面证据的任何人挑战。无理言辞和否认不能证明什么，也不能使任何人信服。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苏里约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安全理事会现在正审查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04(1977)号决议而成立的特派团所提出的报告；这项决议是根据贝宁人民共和国提出有关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在该国境内发生武装攻击事件的控诉后通过的。在我讨论到本题之前，我愿向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会的各理事国允许我国代表团参加这次辩论，表示我们的谢忱。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我也愿向阁下担任安全理事会四月份主席表达我国代表团最热诚的祝贺。你是贵国——委内瑞拉的杰出代表，你献身于联合国原则和宗旨以及世界和平和安全的热诚是毋须证明的。我国代表团有鉴于贵国优良的传统和阁下广博的经验，坚信你在处理四月三十日以前属于你的繁重的工作上，必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我国代表团也愿跟前数位发言人一道，向你的前任美国扬大使就他在三月份熟练地带领安理会的工作表示不只是形式上的而是真诚的赞扬。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特派团提出的报告的结论已经完全消除了一月十六日在贝宁发生的重大事件的阴霾。这份报告使我们对这次事件的本质不容再有任何怀疑。我国代表团愿就他们十分认真客观的工作对特派团的所有成员表示感谢，尤其感谢特派团主席巴拿马的伊留埃卡大使。

该报告第141和142段清楚地说明，这是一次来自国境以外的武装侵略行动，其目的是要推翻在科托努的政府。有鉴于贝宁人民共和国目前是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这种冷酷的、无意义的攻击真是猖狂绝顶。此外，它更是对贝宁内政的一种不能接受的、不能容忍的干涉行动，完全蔑视国际法的原则和规范以及联合国宪章的目标。

我国代表团愿意跟这个国际大家庭的其他成员一道，对这种足以危害国际和平和谐的侵略丑行给予最严厉的谴责。在这种情况下，多年来一直是美国帝国主义最野蛮的侵略行为下的牺牲品的我国，不得不对贝宁人民感到休戚相关，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们在安全理事会或其他国际机构为了实现他们的正义目标而采取的行动。

通过贝宁，我们积极的关切和无保留的支持也传达给其他遭受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蹂躏的非洲人民。

如果要这个世界处于和平与和谐之中，那么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有权以充分自由、宁静的方式，并在不受外界的干扰下，选择最适合它的发展方向和经济及社会制度，这项事实的重要性，不论用何种方式强调，都是不会过份的。只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要这项原则还未在全世界每一角落付诸实行，尤其是只要某些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国家继续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那么国际的和平和稳定必将永远受到威胁，自不待言。在这一方面，发生在贝宁的事件再一次揭露了国际帝国主义的伪善和狡诈，它大声疾呼，支持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但是又言不由衷地继续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我们愿意再次重申，使贝宁牺牲重大的最近这次武装袭击不是一项意外事件，也不是一项孤立事件；它是新殖民主义和国际帝国主义所制造的一连串卑鄙计划中的一部份，借此采取侵略行动来敌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尤其对付那些采取不迎合他们政治方式的国家的人民。为了他们的安全和稳定，第三世界的人民——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民——和国际大家庭的其他成员，必须坚定地团结一致，打击国际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行为，尤其打击受雇于其他国家的雇佣兵所干的无耻勾当，这是一点也不会错的。

此外，特派团的报告清楚明白地在第 144 段中说，“在别的地方也可为类似目的对无力自卫的小国进行类似的行动”，这只是进一步强调笼罩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威胁的严重，那是无一能获幸免的。目前迫不及待要做的是国际社会，尤其是安全理事会，不但应对这种使用雇佣兵的卑鄙行动给予口头的谴责，也应该采取行动，消除这种卑鄙的行径。

同样地，关于目前在安理会讨论的问题，最好由所有国家，尤其是特派团报告中提到过的那些国家给予安全理事会积极的立即的援助，以揭发这件令人遗憾的事件的真象。

贝宁从一九七二年的大众革命以来，尽管有各种国家发展上的困难，但在国际间努力追求《宪章》的原则和目标的胜利，并为全人类建造一个更臻完善的世界的步伐上，从未放松落后过。它担任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之一，足以证明它在这方面的努力，无需赘言。

此外，就贝宁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而言，它最近通过驻安理会代表博亚大使

(埃及)

重申它将继续依循和平、睦邻和真诚合作的政策，并完全尊重独立和主权的原则。因此，贝宁人民是英勇的、和平的人民。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对它发动的懦弱的攻击已对该国的经济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在这一方面，我们坚决支持贝宁的要求，希望国际社会能给予不公平地成为侵略牺牲品的贝宁人民合理的补偿，以弥补由于遭受侵略而造成的损失。

主席：我感谢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委内瑞拉和对我个人所说的客气话。

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赤道几内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一封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我提议按照惯例征得安理会如果同意，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席位有限，我请前述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们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在他要发言时，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赤道几内亚代表埃库阿·米科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埃及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主席先生，我愿在开头时，同以前的几位发言人一道，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并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理会讨论对非洲和第三世界有重大关系的问题。

我也愿向你和安理会的其他理事国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激之忱，给予我们参加安理会有关这项重要事务的辩论的机会。

安全理事会今天开会，讨论一种极为严重的局势，这种局势对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有危险的影响，因为有人企图侵害本组织的一个会员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虽然英勇的贝宁人民的武装力量已经驱逐了入侵者，但这并不改变一个和平的非洲小国受到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律原则的袭击的事实，侵略独立小国的威胁

(埃及)

依然存在，并将持续不断，除非国际社会能采取自觉的努力。

这次袭击的根本目的是要破坏贝宁人民的成就。 入侵的力量来自贝宁领土以外，因此，贝宁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受到彻底的侵害是丝毫不容怀疑的。

大家知道，攻击部队是雇佣兵，在别的地方也可为类似目的对无力自卫的小国进行类似的行动。

发生在贝宁的事件不是一件孤立事件。 不幸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由安理会来处理一个非洲小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受公然侵犯的案件，这也实在不是第一次雇佣兵在非洲滥伤滥杀。 雇佣兵曾在非洲多数地区——扎伊尔、几内亚、尼日利亚安哥拉等地，有过行动。 滥用雇佣兵已经变成最令人困惑的现象，也成了国际事务上相当危险的方面，这种情况应该得到充分的注意，并应由国际社会采取集体行动。

非洲和不结盟国家的各国政府首脑多年来一直促请大家注意滥用雇佣兵的危险，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制止这种危险。 他们要求各国不要对征募雇佣兵再事容忍，并要求不许国民参加服役。

一九七六年七月在毛里求斯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各国政府首脑会议和一九七六年八月在可伦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再次促请国际社会注意，强调设立一个能解散现有雇佣兵组织并能惩罚未来雇佣兵的罪行的必要机构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一九七七年三月七日至九日在开罗举行的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重申了非洲和阿拉伯各国对这件事的立场。 在开罗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上通过的政治宣言说：

“会议强烈谴责雇佣兵的行径，保证消灭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这种现象。”

(A/32/61, 附件一, 第11段)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早已谴责过滥用雇佣兵，我们愿同其他代表团一道，希望安全理事会关于贝宁控诉的这场辩论，不至于仅仅再谴责一次滥用雇佣兵做为结束，而希望能开始采取具体步骤达成一项国际法，制定禁止雇用这种国际罪犯的国际公约。

(埃及)

虽然我们强调雇佣兵现象的严重含义，可是我们不得不也强调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迫切地需要集体行动，以保证各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受到尊重。

我们希望利用这个机会，以非洲统一和团结的名义，向国际社会庄严地呼吁，要求大家一致行动，吸取最近科托努事件的教训，以免悲剧再度重演。

我们充分地认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考验，不过我们深信，我们有义务面对这项考验，以求克服。

主席：谢谢埃及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午十二时五十五分散会